

蕩寇志

## 第一百六回

魏輔樑雙論飛虎寨

陳希真一打兗州城

却說祝永清在承恩山天環村，得知魏老叔住在兗州一信，心中大喜，便與麗卿統領本部，拔寨回山。一路不必細表。不日，到了大寨，知希真等已早到了一日。永清麗卿等一同上山，見了希真，隨即卸甲縹戈，安兵刷馬，大開筵宴。席間，希真對永清道：「賢壻可知本寨出了一樣奇貨？」永清麗卿齊問何物？希真道：「磁窑局內，今番窑變，變出一張磁牀。據總局頭侯達說：此牀四週的柱脚欄干，有上等塑手還塑得出；至於花紋楞角，格眼玲瓏，這般細緻，雖通天下尋不出這樣好塑手；四面裏外花卉人物，雖書畫家極好手，亦不過如此生動；這還不奇。那牀額上十二面磁鏡，日裏看不過是潔白磁面，夜裏却滿室生明，可以奪燈燭之光，細看實是磁面。據侯達說：磁上掛油，能令黑夜生光，祖上傳說如此，實不曾看見。今現在安置西廂房內。」永清麗卿一齊要去看。衆人同進西廂房

，只見一張磁牀，高六尺，長七尺，闊四尺，一體渾成，毫無接筭，玉福攢壽，四角花蕩玲瓏，剔透的天花頂，前簷垂着一帶參差玉柱，中嵌十二面磁鏡的牀額，六枝羊脂白玉也似的大圓柱，西洋杜的欄杆捲雲牀脚，裏面細花裝出湘紋席模樣的牀面：渾身淡描細畫，端的界線分明，花紋清刻，實是希有之物。永清麗卿一齊喝采。歡喜得麗卿坐在牀上只是笑。希真道：「候達說這樣奇物，可惜急切沒銷售處。」麗卿道：「不要銷售了，這張牀把與孩兒罷。」永清道：「小婿倒有一個消售他去處，可以得大利息。」希問何處，永清道：「容酒後密稟。」希真早已會意。大眾出了西廂，重復入席，盡歡而散。

希真喚永清進內問道：「賢婿！你方纔所說，莫不是要將此物，送他到兗州去？」永

清道：「正是。」希真沉吟道：「賢婿用甚妙計？我却猜不出。那李應並非虞公，豈肯受我壁馬之誘？」永清道：「休在此物上設想。現在先叫孩兒們，四路傳言播揚，使各處知本寨有此異物，日後便可見機使用。這里先重賞募幾個樂死之士，放在一邊。這邊小婿另有個奇巧機緣，路上撞着，正欲與泰山商榷。」希真大喜道：「甚麼緣巧？」永清道：「小婿有一個世交老叔，其人姓魏，雙名輔傑，是個靈宮老宿，與先君最為莫逆。適纔小婿

在承恩山天環村，與他的兒子途遇，始知其徙居兗州。希真道：「你說起此人，我同希真會過一面。那時在東京，不知那一家朋友有喜慶事，——此刻想不起了，——我曾與他同席。其人不是好酒量麼？」永清道：「正是他。他那時與先君吃酒，總是一罇起票的。」希真道：「彼時我與他一席之會，聽他談吐，端的是有學問的人。賢壻究知此人何如？」永清道：「此人才富學博，心靈智巧，善於詞令，江湖上的人，也有大半相好，不過性情之中，太硬直些，不肯趨炎附勢，所以有些勢利小人，反忌憚他。邇年因家運不辰，門庭多故，家資也淡薄了。但爲人極愛朋友。泰山久欲與秀妹妹親往兗州，觀看形勢，因無寄寓之地，遲遲未行；今此公在彼，豈不是好機會？」希真聽了，頓然心生計較，便問道：「令世叔才幹智謀何如？」永清道：「較之吳用，足可並駕齊驅。」希真道：「賢壻既說到此，愚意不但借他作寓了。」永清沉吟一回，轉笑道：「泰山敢是要他作內線？此意小壻亦想到，據他令郎說他在兗州，大爲吳用李應之所契重，他托病爲辭，不去漏跡。只是他身分清高，性情恬退，未必肯從此役。」希真道：「且待我去，說說他看。煩賢壻作起書札，容我前去。」永清應了退出。希真便與慧娘商議，往看兗州形勢，將永清的話，

細細說了，慧娘喜道：「既有此位魏先生，我們看不轉的形勢，但問他也儘數了。」希真亦喜。

次日，希真改扮了老儒生，慧娘改扮了少年公子，又教尉遲大娘改扮一個壯僕，以便貼身伏侍慧娘，四個精細心腹嚙囉，扮作脚夫，教永清麗卿看守山寨，希真帶了永清的書信，一行七衆，三四頭口，一同起行。不日，到了兗州，徑投甌山魏居士家來。希真叫慧娘等靠後一步，希真帶尉遲大娘先到門首，向應門童子，通了個假名姓，說有故人書信面交。童子進去通報，希真已走進中庭，只聽得裏面痰咳之聲，一個五十餘歲的老者出來，相貌清奇，骨格非凡。希真一看，果是魏輔樑。那魏輔樑一見希真，便縐眉熟視道：「面善得緊，竟記不起了。」希真道：「小可在東京時，曾與閣下同席過的。」輔樑把眼泛了一泛，頓然記起，點一點頭，早已會意，便道：「張兄！久違了。」二人各唱了諾遜坐。希真便叫尉遲大娘招呼慧娘等進來相見，各道了假名字假眷屬，輔樑隨口應答，心中早已瞧科，便邀希真等後軒敘話。吩咐童子看茶訖，便對童子道：「你看門去，不叫你不必進來。」童子應了出去。輔樑道：「道子輕身來此，定有非常事故。」希真便將永清的密信

交出，輔樑從頭至尾一看，便道：「玉山賢姪之意，原來如此，仁兄既來，竟屈敝廬，權留信宿，不過茶粗飯淡而已。」希真道：「怎好打覺？」輔樑道：「都是至好，何必客氣？我不說褻瀆，君亦無須說攪擾。」希真稱謝。輔樑道：「仁兄乃心王室，不憚跋涉道路，輕身入探真穴，實可敬之至。但兗州百般堅固，李應又是將才，誠恐未易恢復。」希真道：「依兄所說，莫不成把王事棄置了罷休？倘其中另有高見，乞賜示一二。」輔樑道：「吾兄且慢，小兒少刻便來，弟當命其奉陪仁兄，前去閱視。」說未了，魏生自外來，相見了敘話。希真等擾了午飯，輔樑便命魏生陪希真慧娘，去各處閒遊。希真問輔樑道：「今日宜先向何處？」輔樑道：「東面鎮陽關，關門陡立，中夾泗水，峻險異常，除飛鳥可以直上；惟西南飛虎寨一處，仁兄請往視之。仁兄高才，或有可乘之機。」希真謝教。當時三馬並行，灑迤到了飛虎寨，只見壁壘莊嚴，十分完固。慧娘看了一回，便登高阜，四路觀望。但見營汛烽火，無不如法。又順路走過兗州西門。希真與慧娘一面看望，一面沉吟，大寬轉走回觀山，輔樑迎入敘坐，輔樑道：「仁兄觀飛虎寨何如？」希真道：「難，難，難！昔商之興也，伊尹在夏；周之興也，呂牙在殷。今此地無內應，斷難得。」

輔樑聽了這話，心中早已有些明白，只扯開泛論事務，希真亦未便下說。晚膳畢，又暢談一切，各歸臥室。夜間，魏生對輔樑道：「孩兒觀陳道子端的忠誠可敬，此番探視兗州，左難右難，其意實有求於爹爹。爹爹！何不勉爲陳元龍賺呂布之事乎？」輔樑歎道：「我非不知，亦非不能，但人各有良，李應雖是強盜，待我未嘗失禮，我怎好算弄他？」魏生亦不再說。

次日，黎明，慧娘起來，對希真道：「姨夫昨日說魏公，我看他有點心動。姨夫今日必須極力兜他來。有此人在兗州，那怕鎮陽關是生鐵鑄成的，也要打破他。」希真點頭。梳洗畢，登廳復見輔樑，故意與輔樑談得投機，陳說肺腑。希真便乘勢將李應契重他的話，問了一句，輔樑便將李應怎樣禮貌自己，怎樣瞧他不起，怎樣泛常應酬他的話說了。希真便又泛論古今興亡得失，以及賢才不遇之事。說到分際，希真便接口道：「卽如吾兄，如此學問，如此才智，不能見用於王朝，小弟亦代爲抱恨。」輔樑道：「功名富貴，我倒也看得平淡；所可歎者，世事不平，人心顛倒，只管趨財奉勢，不顧曲直是非！況且我壽命運不佳，亦無意出而問世。」希真道：「仁兄說那里話來！大丈夫生於今日，正當撥

亂反正之時，至於命運一層，時有利不利也。叨在至好，奉勸吾兄，萬不可心灰。卽如我陳希真，吃盡多少苦頭，尙且不敢作退休之想，總想除奸鋤暴，報效朝廷。若吾兄年紀比我少壯，才能又在我之上，將來事業，正未可料，若就此懷寶迷邦，終於巖壑，希真不爲足下一人惜，竊爲朝廷惜之。」輔樑愕然片刻，笑道：「道子兄欲用我乎？我非不屑爲君用，不過我恬退多年，世務生疎。」希真道：「足下若不忍於李應一人，而置山東數百萬生靈於不顧，未免婦人之仁。總而言之，須看朝廷面上，吾兄決不可辭。」輔樑道：「也說不得了！欲報朝廷，不得不滅梁山；欲滅梁山寨，不得不取兗州；日後輔樑見李應於地下，輔樑亦有以藉口。然有二事，道子務要應允：」希真道：「願聞。」輔樑道：「一者，事成之後，乞留李應一命，望勿快心殲戮；二者，閣下勿爲輔樑敘功邀賞：以使天下後世，知魏輔樑之除李應，非爲一身之榮，實爲朝廷除害也。」希真知其意不可奪，一一應了。輔樑道：「先請教道子妙計。」希真道：「正要先求指教，吾兄何出此言？」輔樑道：「非也。梁山畏懼吾兄，上年宋江於李應已有堅守不出之諭。近聞宋江在萊蕪尙未回寨，而鹽山解運之糧餉，被官兵所奪，鹽山又被官兵攻圍，十分緊急，宋江自問難以兼顧，

特又加緊飛報通知兖州，濮州，嘉祥等處，諄囑堅守。仁兄！想彼邇令堅守，輔樑將奈之何？攻敵者，攻其所必救，飛虎寨爲彼所必救之區，吾兄須自思一破飛虎寨之法，方爲盡善。』希真聽罷，便與慧娘絮議良久道：『得之矣。』便轉身對輔樑道：『煩吾兄如此如此，可以集事否？』輔樑笑道：『仁兄此計，并能使其不及救，真是妙極。再依我如此如此，定可集事。只有一事，尙須預備：』希真問何事？輔樑道：『尙須心腹勇士一員。』希真道：『此事容希真徐求之。』當下密議，色色停當。希真慧娘皆大喜拜謝。又飲酒暢敘。希真道：『費魏兄如許深心，希真一毫無報，何以自安！』輔樑道：『道子說部里話來！各爲朝廷大事，道子何必報我？』希真服不已，便道：『我等不便久留，就此告辭。』輔樑拱手道：『請了！道子征鞭三策，兖州寇盜一空矣。』

當時希真慧娘辭了魏家父子，帶了衆人，出了甌山，一路欣欣，得意而歸。祝永清迎接上山，知道了這信，也是歡喜，便依計行事。慢表。

且說魏輔樑自送希真起身，到了次日，備乘轎子進兖州城，到報恩寺去一轉。拈香畢，尋寺內方丈僧閒談。原來這方丈僧最趨奉李應，當日見輔樑到來，知輔樑是李應契重之

人，李應屢請他不得進城，這番進來了，方丈接待十分恭敬，便問道：『老居士府裏轉來的麼？』輔樑道：『不曾。』那方丈聽了，便想獻勤於李應，便暗地叫侍者去通報李應，這里款住了輔樑，談個粘長天。須臾，聽得寺外鳴金喝道，報稱李頭領到來。方丈慌忙披搭大衣，出來迎接。李應道：『魏先生在那裏？』方丈道：『在禪房裏。』李應隨進了禪房，輔樑立起拱手道：『李兄久違了。』李應大喜道：『貴恙全愈否？』輔樑道：『前蒙吾兄薦來張履初先生，的是妙手，小弟服藥二十餘劑，諸恙漸平，惟喘嗽未除。深蒙雅愛，尙未致謝。』李應道：『豈敢。』二人在禪房遜了坐，寺僧獻茶，二人敘談。李應便請輔樑到府中去，輔樑道：『小弟此來，便道不誠；今既與吾兄會遇，就此告歸，容異日專誠奉謁。』李應道：『先生直如此見外！』輔樑道：『非也。天色已晚，飯山路遠，吾兄不必留我。現在賤軀頓適，不時好來親近。』李應暗想道：『吳軍帥教我招致此人，又誠我只可以誠敬，不可強逼，耐他托故不來；今日難得這番機會，若放了他去，又不知何日進來哩。』便道：『日暮何妨，便請草榻委屈。』再三苦留。輔樑道：『如此說，小弟再不趨府，卻是不恭了。』李應大喜，便同輔樑回府。方丈僧鞠躬合掌而送。

李應請輔樑進府，時已掌燈，李應吩咐治筵，輔樑遜謝入席。席間，輔樑只是應酬閒談。李應想不乘此說他來此，更待何時，便打起精神，與輔樑談得十分投機，便漸漸傾吐肺腑，只見輔樑口角漸漸有些鬆動。酒闌席散，請輔樑書房安置，李應竟不進內，與輔樑連牀共語。漸說到公明哥哥忠義無雙的話，只見輔樑不覺深深歎服了幾句。漸漸論到軍務，輔樑卻遜謝不敏。李應道：「仁兄何必過謙。仁兄這般奇才，埋沒蓬蒿，豈不可惜！」輔樑道：「非輔樑不屑從事，實緣樗廢已久，世務生疎。」李應道：「總而言之，須看忠義面上，吾兄萬不可辭。」輔樑道：「既蒙仁兄錯愛，小弟苟有一隙之明，無不奉告。至於弟生性疎野，吾兄若欲寵之以爵位，拘之以職守，是猶捉輔樑入樊籠也，斷難遵命。」李應十分歎服。

次日，輔樑道了深擾，辭別回山。一月無話。

忽一日，李應在府內閒坐，只見鬼臉兒杜興領着一人，氣忿忿地進來。李應認得此人是杜主管的親戚，忙問道：「有甚麼事？」杜興道：「猿臂寨那夥人，直是天外的蠻子，大官人且問他說來。」那人便道：「小人是販運磁器的，是義興字號。因聞知猿臂寨磁器

，較大衆價值格外公平，所以前去發運，已多次。這次，小人又帶了三千銀兩前去，存買磁貨。那頭目侯達，忽然開出一盤賬來說，尙有前欠銀六百三十四兩有零，未曾清結，須得扣除。小人大詫異。那侯達遞出一紙憑票道：「正月裏你着人來取的，現有你義興字號的戳記。」小人叫苦道：「你着了誑子也！那個冒我的戳記來的？」那侯達便報怨小人疎忽，小人也報怨他疎忽。正爭嚷間，忽見一個頭領旗號，寫着樂字，巡哨方回，查問甚事喧嘩，侯達與小人同去告知，那頭領便教委范頭領查核。那范頭領卻極和氣，說這賬既無對問，且權擱起，俟查出再行歸結，煩客人也去查查，這裏照常交易。到了次日，小人付了銀兩，正待裝載磁器，那樂頭領忽差人來問小人與兗州李頭領是否有親，小人不知就里，便答道：「與杜頭領略沾點親。」那人又問道：「磁器想是李頭領委辦的？」小人答言不是，那人便去。須臾，那樂頭領到來，大喝道：「老爺昨日見你面貌，已有些疑忌，你這厮原來是做細作的！」小人分辨幾句，那厮變了臉，罵道：「信你不得，快走！」那侯達便走出來道：「你這厮既不是好人，那六百餘兩，定要扣了去。」小人叫起屈來，樂頭領那厮發話道：「你要惹老爺們性發，把你那李……」下文便是爺爺的大名，說「……連

首級也扣下了去。小人見不是頭，只望收回銀兩；那老嫗道：「休想！你這銀兩既是李某人的，除六百餘兩補前欠外，所存二千三百餘兩，作爲李某人租存首級之費。」那廝銀兩不還，磁器不付，竟把小人熱趕出來了。還有許多不堪的話，糟蹋頭領。」李應聽罷，那把無明業火，高舉三千丈，按捺不下，道：「猿臂寨那班毛賊，有如此可惡！」那人道：「爺爺息怒，那廝還有一件可惡的事，小人不該盡言。」李應道：「你只管說來，甚麼事？」那人道：「那廝還有一個頭領，姓祝的，將木頭刻做爺爺的像，教他嘍囉們演射作箭垛用。」氣得李應暴躁如雷道：「我不把這廝們碎剮，誓不干休。」便同杜興商議破猿臂寨之法。杜興道：「據敵親說，那廝有張磁牀，是無價之寶，小人也有些聞知。據他探得，那廝要把這牀進貢，又有甚麼金珠十萬，獻與劉彬。此刻已打點起行。小人想先刼了他來再說。」李應道：「是極。那廝屢次詐我金珠，此仇尙未報，今番先刼他磁牀以報金珠之仇。」那磁客人道：「小人來報正是爲此，爺爺取他磁牀以報前仇，小人也出口怨氣。」李應即刻便派杜興孫立帶領五百名嘍囉，飛速由泗河進發，去刼磁牀。只見猿臂寨磁貢船隻已到泗河渡口，中間一號大船，旗號上寫着「猿臂寨磁貢」，有四隻兵船護送。杜興

見了，便一聲胡哨殺上前去，那猿臂寨兵船內箭矢夾着烏鎗，驟雨飛蝗價過來，怎當這邊將勇人多，孫立早已提鎗跳上大船，猿臂兵一半駕兵船飛逃，一半赴水。原來那赴水的，有劉慧娘的捍水毒箭，不會死的。只見梢後一個頭目，挾了一個拜匣，却錯跳過杜興的船，叫聲阿呀，慌忙赴水，吃一個嘍囉奪下拜匣，那頭目下水去了。杜興孫立及一千人殺進大船，却不見那磁牀，徧搜艙內，只得許多小色磁器，并四萬金珠。仔細一看，那船門上貼着一張條子上寫着：「猿臂寨磁貢前站第一號，」方知磁牀尚在後站，杜興孫立自悔太鹵莽。使人探聽，猿臂寨中站磁貢，方纔出寨，今已開變回轉。杜孫二人料知等候無益，嘍囉呈上拜匣，一同回兗州。李應接了，也不高興。只看那拜匣九道銅絲纏扎，三套鎖鎖封固。李應劈開看時，只見中有一角文書，李應吃一驚，細看，乃是呈上劉彬的，無非求其官家前幹旋，賞個大官等語。却有一個皮紙捲折的方勝，李應拆開看時，只見上寫着：「下城知士飛曹陳虎州希寨知真安府久排張思停俟報安士効現一朝擬破廷擇竟今吉州得興便一兵同奇日力計內進數必勦月取梁之兗山前州伏已祈乞千大恩竟人準州檄三元捷報，」共計七十五字，衆人看了，盡皆駭然。看他有「破」「勦」「取」「伏」等字，料是祕密

軍務，又有三「堯」字，料是有事於此地，却詳解不出他的句語。衆人互看多時，又喚部下頭目嘍囉中，心思靈巧的來看。內中一個頭目細細看來，見三「堯」字下，隔兩個字各有一「州」字，恍然大悟道：「他原是隔三字成文的，怪道喚做三元捷報。」李應便教依他隔三字順下錄出，只見寫成：「下士陳希真，久思報効朝廷，今得一奇計：數月之前，已於兗州城飛虎寨，安排停妥，現擬擇吉興兵，日內必取兗州。祈大人檄知曹州知府張，俟士一破兗州，便同力進勦梁山。伏乞恩準。」衆人看罷，一齊大驚。嚇得李應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正不知希真用出甚麼計來。李應疑思半響道：「我猜這賊道，必是用奸細，不然，斷無別計。快一面搜查鎮陽關，一面飛速通知飛虎寨鄒家叔姪。」衆人稱是。李應道：「休亂！我等關上，素來盤詰嚴密，即有奸細混入，必無多人，搜查甚易。」便一體知會二鄒，撥快役懸賞格。忙了一日。到了傍晚，忽見東南上烽火接連，直報到鎮陽關下，急得李應不知所爲。猛記起魏老先生，便速將此事備細緣由寫了一封書札，差一人飛速赴甌山去。時已起更，李應凝定神志，親身彈壓關中，休教驚亂，嚴諭守城軍士，只顧防備外面。這裏面大街小巷，都派兵將鎮守，堵禦奸細出路。又傳齊水龍，準備奸

細放火。安排妥當，等待敵兵。

那鄒淵鄒潤接得李應傳諭，便亂忙忙搜捉奸細，又見烽火報警，分外驚亂。忽報頭堡汎兵，捉得兩個奸細解來，方知烽火是奸細妄舉，並無來軍，鄒淵鄒潤心中稍安。（看官！你道這是何故？原來是劉慧娘的巧法，每人身邊，只帶尺餘長的砲筒，內藏機括藥物，當時在他營汎傍施放起來，像放烽火，故意淆亂他的號令，又故意教他捉了去好去帶信。那鄒淵鄒潤如何識得？）便教傳進奸細來，再三審問，將要動刑。一個慌了，招出實情道：『陳頭領於數月之前，陸續有心腹勇士混進鎮陽關飛虎寨兩處，並買通本處土著，合計約有一千二百餘人，關中寨上，都如此。』鄒淵鄒潤大驚，便叫嚶囉領這兩人作眼，分頭去捉奸細，一面飛報李應。忽見烽烟又舉，二鄒疑惑，忙差人去探。探馬未及回報，猿臂兵馬已由別路抄到寨前，二鄒急忙登城守備，只見無數火把照耀出大隊人馬，先鋒陳麗卿當先攻寨，祝萬年祝永清分兩翼抄出，烏鎗大銃，潮湧也似的捲上來，喊聲振天。那寨上賊兵，一面防外，一面顧內，紛紛淆亂；城中訛言沸騰，弄得二鄒忽而登城，忽而下城，城上大亂。猿臂兵由雲梯一擁而上，殺得賊兵屍滿城上，血溢壕中。寨門大開，陳希真劉

慧娘繼廷玉，繼廷芳領中隊，劉麒，劉麟領後隊，吶喊振天，擁入寨中。鄒淵，鄒潤無心戀戰，亂軍中逃出，直奔兗州去了。

時方夜半，飛虎寨已破。希真大喜，與衆英雄一同入寨，留永清，萬年，廷玉，廷芳，領八千兵守寨；希真，麗卿，慧娘，劉麒，劉麟，領一萬人馬，繞道過南山，直抵鎮陽關，距關二里，安營下寨。

那李應在鎮陽關，強打精神，親身彈壓，忽接得二鄒飛報，知烽火是假的，心中大疑，又知有千數奸細在關內，心中大驚，暗想道：『此信若一播揚，關上守備必懈，關中人心必亂。』便將此信捺下，諱來人快報二鄒勿亂，又戒切勿喧揚。來使應了去。忽報甌山去的差人轉來了，李應忙教傳入，那人喘呼呼的汗雨通流，走上前來，便把手掌遞與李應看。那時天氣炎熱，又兼急走之餘，大汗淋漓，掌上墨跡模糊，竟辨不出甚麼字。李應急問那人，那人答道：『是希真狡猾，堅守勿保，』八個字。』李應看了，尙有一半不悟，便問道：『魏老爺怎樣對你說？』那人道：『小人到魏老爺門首，急忙敲門，大叫李頭，領有緊急軍務相商。只見他的少爺提燈出來開門，一面說他的父親，今晚喘嗽甚重，勳揮』